



七曜文库

三津田信三

MITSUDA SHINZO

张永译

「三津田信三」系列

01

恐怖作家的居所

忌馆

忌馆 ホラー作家の棲む家

张永
译

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

IKAN HORRA SAKKA NO SUMU IE

© Shinzo Mitsuda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8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 / (日) 三津田信三著；张

永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6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9356-8

I. ①忌… II. ①三… ②张…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354号

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

-
- | | |
|-------|-------------------|
| 作 者 | [日]三津田信三 |
| 译 者 | 张 永 |
| 出 品 人 | 刘丛星 |
| 创 意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渠 诚 |
| 责任编辑 | 顾学云 李瑞玲 |
| 封面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9.5 |
| 版 次 | 2012年6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
| | 邮编：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010-63109269 |
| | 发行部：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
| 邮 箱 | jjpg-bj@vip.sina.com |
| 印 刷 | 北京军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ISBN 978-7-5463-9356-8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致读者

中国版の挨拶文：

致读者

首先，请允许我就拙作得以在中国大陆翻译、印行一事，向出版方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致谢。万分感谢大家的促成！

接下来呢，我想按照小说的系列，为首次阅读拙作的中国读者做一下简单介绍。各位读者参考以下内容后，若能进而阅读本人的其余作品，那真是不胜荣幸。

作家三部曲

该系列以作者自身（三津田信三）为叙述者，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实际存在的人物在文中多有登场，具有非常强烈的超小说（Meta Fiction）性质。

《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和《作者不详·推理小说家的读本》以及《蛇棺葬》、《百蛇堂》合称“作家三部曲”。（《蛇棺葬》跟《百蛇堂》算是一本。）三部曲主题各异，《忌馆》是怪奇小说，《作者不详》是侦探小说，《蛇棺葬》与《百蛇堂》则是怪谈。另有番外篇《避难所·杀人告终》。

刀城言耶系列

该系列将时代背景设为昭和二十至三十年间，以日本乡镇为舞台，由怪奇幻想作家刀城言耶担当侦探角色，力求达到民俗学恐怖小说与本格侦探小说的融合。

长篇有《厌魅·附体之物》、《凶鸟·忌讳之物》、《首无·作祟之物》、《山魔·嗤笑之物》、《水魑·沉没之物》，短篇集则有《密室·自闭之物》。

家系列

除了“以暗藏隐情的家为舞台”这一共通主旨，该系列没有共同的主人公，各作品之间完全独立。该系列作品的内容属于恐怖小说的范畴，但也融入了侦探小说的一定要素。

具体作品包括《祸家》、《凶宅》和最新作品《灾园》。

死相学侦探系列

该系列由拥有观测人类死相能力的弦矢俊一郎担当侦探角色，他力图解开委托人显露的死相之谜，并救其逃生。

现有长篇《十三之咒》、《四隅之魔》和《六虫之躯》。

Slasher 系列

谜一般的杀人狂一个接一个地残杀登场人物——就像恐怖片里的情节一样。

该系列的作品将会是相互独立的形态，虽然暂时只有《Slasher 废园杀人事件》这一部作品。

非系列短篇集

目前出版的只有一部怪奇短篇集《赫眼》。

今后，我打算以“刀城言耶系列”为中心，继续各系列的创作。（眼下只有“作家三部曲”尘埃落定，宣告完结，所以不会再撰写了。）而且，我很想挑战新的题材和新的作品。

最后，我要对拿起本书的所有读者敬上由衷谢意。希望阅读本书能使大家愉悦，哪怕这愉悦感只是些微之事。

三津田信三

忌館・恐怖作家の居所

忌館 ホラー作家の棲む家……………

九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从祖父江耕介那里得知，有篇题为《名曰百物语^①之物语》的小说参加了日本恐怖小说大赛，而这篇小说似乎很像是我的作品……

当时，夏季的炎热已然消退，天生怕热的我一边深感庆幸一边又担心天气会再度转热。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从耕介那里得到了这个奇怪的消息。

我和祖父江耕介是大学同窗，又同属文学系，所以毕业后仍保持着一定联系。他一毕业就离开关西，去了东京闯荡，我俩见面的机会不多。而随着我两年前调动工作来到东京，我们便又开始时不时地重温故交了。

我在一家于京都和东京都设有分社的出版社工作，耕介则是个自由作家。我们都延续着学生时代的写作爱好，无论公事私事都有不少共同话题。

耕介从学生时代就常往一些推理小说杂志投稿，其中有不少得以发表。大学毕业后，他并未寻找固定的工作，仍旧坚持写作，且自称“自由推理作家”。不知不觉，祖父江耕介就成了个小有名气的推理小说作家兼评论家。所以，他经常被委托担任一些推理小说大赛的审读工作。

① 数人轮流讲鬼故事的游戏，时间一般是夜晚。亦可指所讲的故事。

近几年，随着推理小说热的出现，各个出版社都面向大众设立了不少推理小说奖项。其中的长篇奖和短篇奖虽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由三到五人的评选委员（其中大部分是有实力的作家或畅销书作家）来阅读参赛作品并进行评审。每次竞赛的应征作品少则两三百篇，多则近千篇。

当然，评选委员没时间逐个通读这些作品，也没这个必要。因为参赛作品的数量虽多，但其中能达到阅读底线的小说——也就是在文章构成上过关的作品——却没多少。那些不合格的作品，只要稍微浏览开头几页便能大致筛出。所以，首先将这类作品剔除，剩下的就是可以一读的作品了。然后，再找出里面有多少是情节和构思上乘的小说。仅仅文章写得好却没有实质内容当然是不行的啦。基本上，经过这些筛选后，候选作品便被缩减至十几篇到几十篇了。最后再从中挑出符合本次大赛主题的小说，就完事大吉。

当然，评选过程不一定总像上面说的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而且，每个竞赛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那些针对新人的奖项，比起文章和结构，小说中的创意往往更受重视。但总体说来，一般竞赛评选的过程就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而耕介他们——也就是阅读这种小说的老手——便会几个人集中起来事先审读数量庞大的参赛作品，并剔除那些不值得让评委过目的。

据耕介说，参赛作品中有些实在令人哭笑不得。那些根本算不上小说的文章，只要稍加阅读便能挑出，所以反而简单。难对付的是那种大致可以，不读到最后就无法判断好坏的作

品。耕介说他以前做江户川乱步奖的审读时曾碰到一篇小说，题材是猎奇性的连环杀人案，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聚焦到“犯人为何会用怪异的手段连续杀人”这一动机上，结果小说结尾对最关键的杀人动机的解释仅仅是：“犯人精神失常。”耕介读到这里，只得无奈地连连叹气。所以，他的工作看似轻松，实则也背负着不小的精神压力。但耕介也说：“当看到自己审读时决定留下的作品最终获奖时，也觉得蛮高兴的。”

前面提到的虽然都是推理小说，但耕介在怪奇幻想文学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从第一届日本恐怖小说大赛开始，他就一直应邀参与审读。他也知道我对此颇感兴趣，所以总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透露参赛作品的信息给我。但这回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负责的参赛原稿中竟会出现我的名字。确切地说，我的名字是作为小说中人物角色的名字出现的……

耕介早就知道我工作之余写小说的事情。四五年前，当我的短篇小说《雾之馆》见诸光文社^①的《本格推理》时，耕介高兴得不得了，就好像他本人的作品被选中一样。所以这回他才会觉得《名曰百物语之物语》是我瞒着他悄悄投的。

顺便说一下，《雾之馆》中有个名叫飞鸟信一郎的青年。这名字确有其人，是我和耕介的朋友，现住奈良的杏罗地区。

在耕介看来，工作依然得认真对待。所以，他一边苦笑“三津田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小说要由我来审读吧”一边又不免紧张。因为审读工作必须客观公正，不容许任何私情。

① 日本的出版社，1945年创立，主要出版小说和杂志。三津田信三的“家系列”作品（《祸家》、《凶宅》、《灾国》）和非系列作品《赫眼》都是由该社出版的。

然而，他开始阅读《名曰百物语之物语》后，立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据他本人说：“读起来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心里不由生出疑惑。而且随着阅读的深入，疑惑也越来越强烈。”最后，他停下来思考为何会读得这么别扭，并开始怀疑小说究竟是不是我写的。因为我们上学时曾共同创办过一本名叫《紫苑》的小说期刊，我俩都相互读过对方的作品。毕业后，这样的机会逐渐减少了，但我们对彼此的写作风格及选材倾向却早已烂熟于心。因此，耕介稍加阅读便察觉到了异常。

可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参赛作品的审读者试图联系作者本人都是很不妥当的。我想耕介也清楚这一点。但他似乎深感困惑，无法再继续读下去了。

所以，那天晚上我便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一上来就问：“你参加比赛了？”

我自然不知什么意思，遂问：“你说啥？”

与耕介对话时，我经常不自觉地用起家乡的关西方言。

“你有没有拿自己的作品参加过什么比赛？”

“没有。”

听了我的回答，他似乎仍觉得我投稿参加了竞赛，只是不好意思承认罢了，因而接着说道：“我无意干涉你的创作活动，这你知道。但你真不记得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说完这句话，耕介也立刻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就算我投稿参加比赛，也肯定知道他就是评委之一。因此，我对他故意隐瞒是没用的。

“出什么事了？”我疑惑地问道。

“近期，或者说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写过怪奇幻想类的小说？”

“这真是一头雾水……我从没写过幻想类的小说，今后倒打算写上一部。”

“是这样啊，实际上……”

随后，耕介向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我听后万分惊异，同时又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感袭上心头。

据耕介说，那篇《名曰百物语之物语》的原稿全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上面没有任何手写的字迹。虽然没找到作品寄来时的信封，但那上面的收寄地址等内容八成也是打字机的铅字。

另外，耕介还读了写在情节梗概后面的作者简介，发现作者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甚至履历全都跟我的一模一样。只有“津口十六人”这个笔名，以及耕介通过电话读给我的小说片段是我完全没印象的……

耕介说：“我倒不是怀疑你，之前也认为这是你瞒着我参赛的作品，但随后我意识到这是错的。接着我又觉得可能是别人拿着你的小说投稿。但你又说没写过这类作品。那么，事情就成了有人拿自己的小说冒充你的名义投稿了。”

“这不一定就是那个人的原创作品。”我说道。

“你的意思是，那个人盗用他人作品？”

“我认为拿自己的作品冒充别人的名义投稿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

“那盗用他人作品就有利益了？”

“我不知道，兴许是恶作剧吧。”

“莫非是要败坏你的文坛名誉？”耕介说道。

“那可真是煞费苦心了呀……”

结果，这件事就这样放置下来。小说的来历仍处于一团迷雾之中，而我也没法向出版社声明没投过这个作品了。耕介说，无论如何，他会把这部作品跟别的作品同等对待。然后，他一边劝我别太在意，一边挂了电话。

要说我对《名曰百物语之物语》这篇小说不感兴趣，那是假的。我甚至想读读这部小说。虽然我好奇究竟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而这么做，但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作品内容。

如果小说真是寄稿者写的，书中将会展开怎样的故事情节？作为一名小说家，我不禁充满了好奇。

而且，这部作品是自述体小说，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三津田信三——这正是我的名字。《名曰百物语之物语》的作者使用了“津口十六人”这个笔名，却冒充我的名字参赛，而且又让作品中的主人公使用我的名字，这着实令我有一种莫名恐惧。

对方此举究竟有何企图？越往深处想就越使人觉得后背冷汗直冒，就好像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去旅行，到头来却发现所走的路线早就被某人安排好了似的。而且，我连对方为何要这么做都不甚明了。这种毫无缘由的诡异令我深感恐惧，但同时我又被该作品激发出了强烈的兴趣，正如一名侦探面对一道难解却又充满魅力的谜题一样……

然而，我的脑海中始终回响着一句警告：“不要牵扯进去！”祖母从小就经常告诫我：“盂兰盆节的时候不要下河。”此时，这句话划过了我的脑海。这表明在我的潜意识中，与这部小说牵扯上关系就如同在盂兰盆节下到河中拼命戏水一样。我自小就没在盂兰盆节下过河，甚至连靠近河边都不敢。所以这回我同样不打算“靠近”。

然而，这件事并非对我全无影响。以此为契机，我搬进了一栋早就看中的西式建筑，并在那里开始创作一部名叫《禁忌之家》的小说，进而更与梭子相识……

其实，现在才开始进入事件的关键部分。

我调动工作刚来东京时，曾编过一本月刊《GEO》，主要内容是“地球的新发现”。当时我很忙，根本没时间寻找合适的住所。而且，就在大家为编写年末最后一期杂志而忙得焦头烂额时，整个编辑部又集体搬了次家。编辑部搬家本来就很烦琐，每名编辑都不得不跟着搬家。而且，搬家期间，编辑工作不能停下。结果大家只好优先处理编辑部的搬家问题，所有编辑都在酒店住了一周，后又搬进出租公寓。大家计划在公寓一个月的租期内，每人各自寻找好住处，安顿下来。

但我在东京初来乍到，又正值年末，编辑工作又紧张，所以寻找合适住所的难度超出了我的预计。我放弃了无谓的寻找，转而拜托一位经常出入编辑部的房地产从业者。而我对住所的要求在那位房地产从业者看来似乎非常怪异。

我出生在奈良地区，自幼生长在绿树环绕的环境中。所以，无论城市有多么便利，我也不愿生活其中。另外，上下班途中，

我希望能读一读书，因此若能坐上一段公交便再好不过。而且，住所不能离车站太近，至少要步行十五分钟以上。当然，住所周围的氛围也最好能跟乡下一样。

房地产从业者给我看了阿佐谷、荻洼等地的房子，我不太满意，却又希望能在年内搬好家安顿下来，遂决定暂且挑一个将就一下。恰是这时，有人告诉我武藏名护池一带有处不错的房子。我记得城铁中央线经过三鹰车站以后有什么武藏、小金井之类的车站，其中好像就有“武藏名护池”一站。

我立刻动身去看那房子，结果所有条件悉如我愿，只是周围的环境不太像是乡村——是个住宅区。当然，周围的环境尚算闲静，而且从二楼窗外望去便是一片辽阔的梅树园——这是房屋中介说的——这令我很是满意，决定搬进去。同时，“武藏名护池”这地名也让我想到著名作家国木田独步、大冈升平及他们的作品《武藏野》^①和《武藏野夫人》——当然，我不是因为跟这两部作品有共鸣才决定去那里住的。纵然我是受文学作品的影响而寻找住处，也会模仿江户川乱步《浅草趣味》住到浅草去，或者租个旧书店的二楼甚至“东荣馆”什么的。总之，小说中描写的古典、浪漫的世界早就不复存在了……

这一说法在武藏名护池同样适用。自从住到这里并开始周围散步，我便意识到这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武藏野风景。在我的想象中，这里应该遍布着“武藏野特有的杂树林”，而实际上附近根本没有可称得上树林的东西。我到附近的理发

① 日本关东平原西部介于荒川、多摩川两条河流之间的森林地带，有一部分位于东京的西部地区。